



# 雪梅回乡

(小说)

秦迩殊

母探视。

刚走上教师岗位的胡海从未见过如此刚烈执拗的女孩,嘱咐两个女同学看好李雪梅后,他返回李雪梅家中,想说她心如顽石的父母。

有6个未接电话,3个是李雪梅打来的,还有3条信息。

李雪梅是胡海师范毕业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许多年没联系了,这么着急找他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。他连忙回拨过去,电话一直在通中。

他点开信息,3条都是李雪梅发来的:“胡老师,我想去看您。”“胡老师,我决定回去看看孩子们。”“胡老师,我出发了。”

胡海握着手机,莫名激动起来,手指微微颤抖。他想控制情绪把习作看完,可作业本上的文字在纸上跳起了舞,让他无法捕捉。他起身去洗把冷水脸,墙上挂着的小圆镜显出他几乎不认识的容貌——蓬松纷乱的花白头发间夹杂小径上落下的细碎桂花,黄瘦脸庞上皱纹密布,唯有眼睛里依然闪耀的光让他感到欣慰。

胡海很少照镜子,小圆镜只是刚来这个学校任教时挂上去的。有重要活动时,朝里看着头发顺溜不顺溜,脸上干不干净。此时,他呆呆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,李雪梅还能认出他来吗?

曾经那个怀揣改变大山孩子命运梦想的帅气青年,如今已是形容憔悴、身体佝偻的老父亲形象,一眨眼,21年过去了。

胡老师低下头,匆匆擦把脸,重新坐到学生们的习作前。

“夜晚,天空的鲜花恣意绽放,五颜六色又闪闪发光。我疲惫的身体里跑进来一缕清风,想要飞向头顶上这广阔宏伟的大花园。”胡老师勉强把习作上端正拥挤的文字一个一个吃进去,未及消化,思绪又飘往那个夜色浓重的夜——

“胡老师!胡老师!”记不清是哪个男同学脸色慌乱地冲进自己简陋的房间,歪斜的木门被撞掉了一个门扣,摇摇欲坠。

“李雪梅喝药了!”

胡海悚然一惊,他刚来桂花中学两个多月,感觉每个学生都规章制度、小心翼翼,非常尊敬老师,最值得欣慰的是学生们大多争分夺秒地学习,成绩你追我赶进步明显,尤其是这个叫李雪梅的女同学,成绩一直牢牢占据全校第一名位置,远远把其他同学甩在后边。

“走!去看看!”胡海推着男同学出了门,两人一路飞奔去往天坡。

脚程四十多分钟的路,两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肚腹、大腿疼得冒冷汗。李雪梅家没有院子,堂屋门开着,几个邻居在里面帮忙,声音嘈杂。

胡海师生顾不上喘口气就进了堂屋,弥漫着农药气味的房间里几个大婶抱着李雪梅,有抱入中的,有灌臭灵丹水的,叫嚷不休,慌作一团。

李雪梅悄无声息,脸色雪白,嘴唇已现青色,如同灰色纸片在大婶的怀抱中揉搓、摇晃,几乎破碎。

胡海头一回面对活泼泼的人丢弃花蕾般的生命,急得直跺脚,声音都变了调:“赶紧送卫生院!”

李雪梅家有架马车,她父亲经常摇摆摆着马车拉粪猪粪在村里走,大多数时间主人醉卧在路边、树下、石头堆里,瘦骨嶙峋的大黄马拖着木车在周遭转悠、吃草。

这时,胡海才看到瘫软在一旁、六神无主只知哭嚎的李雪梅母亲,父亲仍处在酩酊迷糊状态,眼神漠然地望着眼前忙乱的家,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。

胡海不会驾马车,幸好报信的男同学会。

大婶们把嘴角吐出白色泡沫的李雪梅抬上马车,塞到胡海怀里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一定要救活这个好女娃!

桌上的手机跳动一下,打断了胡海的回忆,他拿起来看,是班里一个同学家长发信息替生病的孩子请假。

这个请假的孩子跟当年的李雪梅一样,读书相当拼命,早晨他去自查自习,见这孩子情形不对劲,又咳又喘,脸蛋烧得通红,一测体温,将近四十四度。班长反映,从昨天起,这小孩就开始发烧了,可怎么说都不请假,怕耽误学习。

胡海立即通知家长将孩子带去医院就诊,现在病情平定,才补发了请假信息。

桂花镇地处大山深处,层层高耸入云的山脉阻隔了孩子们向外面世界的目光,仅有极少不顾一切的生通过考试走出大山。女孩尤其少,稍及成人,成绩再好也拗不过父母安排的出嫁命运,一些女孩为继续学习,不惜以命相抗,即便如此,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孩得到父母让步,大多数孩子还是在父母的哭求禁锢中屈从了命运。

多少年,这里的优秀学子都在与命运较劲,达到目的孩子寥寥无几。李雪梅是他们中幸运的一个,苏醒过来的女孩以头撞墙,发着毒誓拒绝父

母探视。

刚走上教师岗位的胡海从未见过如此刚烈执拗的女孩,嘱咐两个女同学看好李雪梅后,他返回李雪梅家中,想说她心如顽石的父母。

有6个未接电话,3个是李雪梅打来的,还有3条信息。

李雪梅是胡海师范毕业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许多年没联系了,这么着急找他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。他连忙回拨过去,电话一直在通中。

他点开信息,3条都是李雪梅发来的:“胡老师,我想去看您。”“胡老师,我决定回去看看孩子们。”“胡老师,我出发了。”

胡海握着手机,莫名激动起来,手指微微颤抖。他想控制情绪把习作看完,可作业本上的文字在纸上跳起了舞,让他无法捕捉。他起身去洗把冷水脸,墙上挂着的小圆镜显出他几乎不认识的容貌——蓬松纷乱的花白头发间夹杂小径上落下的细碎桂花,黄瘦脸庞上皱纹密布,唯有眼睛里依然闪耀的光让他感到欣慰。

胡海很少照镜子,小圆镜只是刚来这个学校任教时挂上去的。有重要活动时,朝里看着头发顺溜不顺溜,脸上干不干净。此时,他呆呆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,李雪梅还能认出他来吗?

曾经那个怀揣改变大山孩子命运梦想的帅气青年,如今已是形容憔悴、身体佝偻的老父亲形象,一眨眼,21年过去了。

胡老师低下头,匆匆擦把脸,重新坐到学生们的习作前。

“夜晚,天空的鲜花恣意绽放,五颜六色又闪闪发光。我疲惫的身体里跑进来一缕清风,想要飞向头顶上这广阔宏伟的大花园。”胡老师勉强把习作上端正拥挤的文字一个一个吃进去,未及消化,思绪又飘往那个夜色浓重的夜——

“胡老师!胡老师!”记不清是哪个男同学脸色慌乱地冲进自己简陋的房间,歪斜的木门被撞掉了一个门扣,摇摇欲坠。

“李雪梅喝药了!”

胡海悚然一惊,他刚来桂花中学两个多月,感觉每个学生都规章制度、小心翼翼,非常尊敬老师,最值得欣慰的是学生们大多争分夺秒地学习,成绩你追我赶进步明显,尤其是这个叫李雪梅的女同学,成绩一直牢牢占据全校第一名位置,远远把其他同学甩在后边。

“走!去看看!”胡海推着男同学出了门,两人一路飞奔去往天坡。

脚程四十多分钟的路,两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肚腹、大腿疼得冒冷汗。李雪梅家没有院子,堂屋门开着,几个邻居在里面帮忙,声音嘈杂。

胡海师生顾不上喘口气就进了堂屋,弥漫着农药气味的房间里几个大婶抱着李雪梅,有抱入中的,有灌臭灵丹水的,叫嚷不休,慌作一团。

李雪梅悄无声息,脸色雪白,嘴唇已现青色,如同灰色纸片在大婶的怀抱中揉搓、摇晃,几乎破碎。

胡海头一回面对活泼泼的人丢弃花蕾般的生命,急得直跺脚,声音都变了调:“赶紧送卫生院!”

李雪梅家有架马车,她父亲经常摇摆摆着马车拉粪猪粪在村里走,大多数时间主人醉卧在路边、树下、石头堆里,瘦骨嶙峋的大黄马拖着木车在周遭转悠、吃草。

这时,胡海才看到瘫软在一旁、六神无主只知哭嚎的李雪梅母亲,父亲仍处在酩酊迷糊状态,眼神漠然地望着眼前忙乱的家,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。

胡海不会驾马车,幸好报信的男同学会。

大婶们把嘴角吐出白色泡沫的李雪梅抬上马车,塞到胡海怀里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一定要救活这个好女娃!

桌上的手机跳动一下,打断了胡海的回忆,他拿起来看,是班里一个同学家长发信息替生病的孩子请假。

这个请假的孩子跟当年的李雪梅一样,读书相当拼命,早晨他去自查自习,见这孩子情形不对劲,又咳又喘,脸蛋烧得通红,一测体温,将近四十四度。班长反映,从昨天起,这小孩就开始发烧了,可怎么说都不请假,怕耽误学习。

胡海立即通知家长将孩子带去医院就诊,现在病情平定,才补发了请假信息。

桂花镇地处大山深处,层层高耸入云的山脉阻隔了孩子们向外面世界的目光,仅有极少不顾一切的生通过考试走出大山。女孩尤其少,稍及成人,成绩再好也拗不过父母安排的出嫁命运,一些女孩为继续学习,不惜以命相抗,即便如此,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孩得到父母让步,大多数孩子还是在父母的哭求禁锢中屈从了命运。

多少年,这里的优秀学子都在与命运较劲,达到目的孩子寥寥无几。李雪梅是他们中幸运的一个,苏醒过来的女孩以头撞墙,发着毒誓拒绝父

# 亲近洱海

陈泽

2019年国庆节,我慕名到古生村附近的洱海边寻找时常萦绕于梦中的乡愁离绪。

穿过古色古香的古生村,我来到了碧波荡漾的洱海边。素来爱水的我,迫不及待掬起一捧清冽擦洗眼眸,与一面湖水忘情地亲近起来。唯有如此,我才能体悟不一样的洱海,将她的婀娜多姿万种风情韵致化为我生命的图腾与皈依,还原回归一个质朴明澈的我。

上午的风很柔,老柳树很安静,时光褪尽苍凉斑驳,与我怀有的温和悠远的心情一脉相承,恬淡至真,率性从容。在阳光映照下,我眼前的洱海水面波光粼粼,像是我要寻找的乡愁离绪,旧梦显现:她将我闪烁迷离的心事化开,吸引着我的视线向远处延伸。那棵千百年来矗立水中的古树,触及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,以至于在相互默默凝视之后,又让我的目光久久停留,瞬间涌起的情愫,相随拂面而来的一缕缕柔风,随波逐流,最终消失在天光云影中。

在我后来写的一首诗中,曾经将水中这棵虬曲挺拔的古树视为我精神的图腾与涅槃。现在看来,她应该是洱海最忠实的伴侣,从肉身到灵魂,与洱海水乳交融,不离不弃,生死与共,宠辱不惊。

走在洱海边的木制廊道上,我的目光未曾离开洱海水面,甚至一度停下脚步面朝洱海,清心凝神,极目远眺,看飞鸟在空中振翅鸣叫,看水天一色,汲取触手可得的灵动诗行,浸润在悠悠尘世中长久漂泊,已然变得皴裂坚硬的心扉。

犹记得,在拍照的时候,反复选了多个角度,都很难表达我对洱海亲近融入的心情与境界。身边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究竟需要什么?无奈之下,最终我来了一个自拍:我将自己尽可能地离水近一些,再近一些,让粼粼波

光将我的面目照得明亮一些,温暖一些,纯粹一些,生命的本真之色丰盈一些,透彻一些。当然,如果瞬间有鸟飞过,有枝叶被清风扬起,有不期而至的娉婷倩影被捕捉定格,那将是一种愉悦心扉的诗意氛围与效果。平时,被我们反复提起的“诗和远方”将平淡的日子过成诗歌,“流年似水,燕子绕梁,花见半开,岁月静好”之类,一旦在某个日子、某段时光不可避免地在心仪已久的场景中变成现实,除了祝福和感恩,除了祈祷和沉醉,唯有深沉沉默,享受特色传统小便,顺便也将洱海的万千气象、怡人韵致一并品尝,细细回味咀嚼,岂不快哉!既然乘兴而来,便要满足而归,当不负苍山洱海之壮美雄阔,妩媚温婉;当更加敬畏爱戴洱海苍山之典雅高贵,峻拔深沉。

来到古生村,白族农户李德昌家是一定要去的。未进院子,我便看到李德昌家大门上方挂着的木刻金字“习习春风”,大门两边同样是木刻金字的一副楹联:“近水白家春光好,平凡野故事多。”吟咏之余,我陶醉在楹联营造出的浓浓文化韵味和明白晓畅的意境之中,顿觉内心怡然丰盈,饶有趣味。2015年1月,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,让李德昌一家喜不自禁,蓬荜生辉,也让洱海边传统村落古生村拥有了无限荣光,从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和心驰神往的地方,并因此掀开了创造和记录民生福祉的时代新篇章。

20多年过去,当时接受我采访的那些白族渔民的音容笑貌,活力与热情,对往昔的追忆与缅怀,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,历久弥新,挥之不去。如果有机会再去当年我采访过的才村、双廊等地,我一定会去寻找那些曾热情接待我、把我当成好朋友的白族渔民,在握手言欢之际,与他们再忆悠悠往事,共话相遇之缘,互道一声珍重无忧,山高水长,日子永远清吉顺遂,和美安康!

游览洱海美景至中午,已然饥肠辘辘,见路边有一位白族妇女在卖凉粉和其他传统小吃,还有小鱼小虾、洋芋臭豆腐等烧烤,果真是瞌睡碰着枕头,心心念念总成真。未吃,却闻到了

# 天台豆腐

何刚

为什么叫天台?

这里有一个故事。天平安山静静矗立在这里,向西望着县城。一开初建寺,并没有打算坐落在这座山上,家族中说话不管用的人偏偏又略通了风水,偏偏又看上了这座山,就施了计策,趁夜将建寺木石秘密运到这里。这样,寺就假了天意叫了天台寺,后来写作天台寺。因为香火,就有了集市,就叫了天台街。

他叫马兵。马车的马,士兵的兵。

我感觉不对,转身又折返到街面上,抬眼看门店上的招牌。没错,“冯兵豆腐”嘛。女人出门的时候,笑着说,马兵说着写着都简单,又说自己要回娘家,让我们品尝。我们忙结束后在家里吃饭。

堆码着的豆腐盒,豆腐筐,有四五个人忙碌着。机器、锅炉、电灶,在这个作坊里,已经难以寻找农业文明时代的手工痕迹。石磨没有了,柴火灶没有了。冯兵说,冬天能做一两百斤黄豆的豆腐,平常要少一点。冬天供应订做霉豆腐腌制的(客户),拉到县城批发,也自己零售。

临街的铺面20平方米的样子,零售白豆腐和霉豆腐,柜台上还有自家加工的腐乳。冯兵忙着开瓶,要让我们品尝。我们忙停止。

我家是从玉溪来的。100年前,祖父拖儿带女从玉溪迁徙到牟定,落户天台,淘生活的岁月里学会做豆腐。按照冯兵的讲述,母亲从外婆家(也在天台街)带来手艺,之后就一直做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没有中断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情景特别令人难忘。这么说吧,一条南大街(新南路),驮运豆腐的自行车可以排出去二里。以前赶马挑担子,最多走到浪井,骑上自行车就延伸到黑井。说到黑井人到天台街订豆腐,冯兵语气里透着兴奋。

自行车、班车、摩托车、微型车,每一种代步工具的普及,都浓缩社会的发展进步。每一段过往都有酸甜苦辣。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过去。那个时候,都是小作坊,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做豆腐的人家。单单天台(村委会)就不下200家。天台的豆腐名声在外,所以全县各地一走出县,都是天台豆腐,和现在走出牟定都是天台豆腐。

过去,是用牛粪烧的,现在是用沼气池产生的沼气。沼气池,还亲自格物。初期,为了摸清泉水温度和质量稳定的联系,唐波不止一次地在井边静坐观察和测量,然后指挥工人实验。唐波现在因为年纪原因转到了工厂,但他用格物致知精神培养出牟定腐乳第一批泥腿子人才,为今天的腐乳产业埋下伏笔。

我们以为冯兵用井水做豆腐,他却说不是,用自来水。他又说,我们在天台街,见地涌山泉,砸井喝,每一个时辰之后,竟然重新开口说话。泉

水治愈全军哑巴。见贮水的石窠样子像一只羊,诸葛亮便令军中工匠打造了一只石羊立在泉边作为纪念。石羊屹立千年,20世纪初,土匪老来红带领部众偷天台街勒索供应,期间,石羊被毁。

和云南的大多数地方一样,牟定一直到朱元璋移民实边才有效开发。自此,县衙里的官员,就循着天台人挑水吃的路径乘轿或骑驴前来,拜谒羊井,凭吊汉丞相诸葛亮,意气风发,留下文墨,负水而归。在明朝,羊井成为“定邑四景(羊井奇踪、会山列翠、零水拖蓝、龙泉灵应)”之一。在仅有的康熙和道光两本《定远县志》中,前者艺文志篇收录明朝县王廷爵的《羊井奇踪》一诗,后者一口气收录本朝举人唐毓俊、教谕罗桂林、贡生朱灿和的《羊井奇踪》同题诗3首。

这里抄录王廷爵的:“万亩平田一色秋,清泓沸涌甘流。当年苏老何在?遗下仙羊久不收。”前几年,几位老年书画爱好者造访羊井,谈论这首诗,有人批评说县志原是不通。说苏武牧羊在贝加尔湖,和牟定没有联系。有人就笑,说,知县看泉水看石羊,浮想联翩,通得很。

今天,我们也站在羊井前。没有赋诗,但也有少许感慨。我曾见过回乡捐资百万修庙,也就一直想是否有人也回乡保护石羊井。天台街不长,一二千米,街道东西两头起落,站在高处看,像一条捆束的腰带。这样,又就想到离街五六百米的羊泉生物。这家腐乳企业办公区也立着一尊石羊。这口井在北坡,走出冯兵家店铺,往左边前行二三十米,又往左拐,再往下一四十米就到了,支着井栏,有人浣衣。这时就想,如果石羊在井边奋蹄,羊泉从此间涌出,如此意境,可美!

上年纪的天台人说这口井过去早晨是冒着热气的,中午却是清凉的,过去有8个泉眼,水灌满旁边一个小坝塘,但是好事又无知的人堵了几个泉眼,水就小掉了。

现在是下午,站在井边,手伸进去,似乎还也清凉,但是水已经不是很清澈,喝一口这样的念头丝毫全无。此时,想起天台